

資治通鑑

卷九十四
之百一卷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

學

天

台

胡

三

音註

晉紀十六

起晉惠帝四年
光單關凡四年

顯宗成皇帝上之下

咸和三年春正月溫嶠入救建康軍于尋陽

自武昌東下
軍于尋陽

韓晃襲司馬流於慈湖流素儒怯

將戰食炙不知口處兵敗而死

炙之夜翻
燭肉也

丁未蘇峻帥祖渙許柳等眾二萬人濟自橫江登

牛渚軍于陵口

牛渚山在今太平州當塗縣北三十里山下有磯津渡之處與和

臺兵禦之

屢敗二月庚戌峻至蔣陵覆舟山

陵皇也蔣陵蔣山之阜也
覆舟山形如覆舟故名

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

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楊南道步來

漢丹陽郡治宛陵縣武帝太康二年分丹陽置宣城郡
治宛陵而丹陽移治建業建業本漢之秣陵也吳改曰

建業晉復曰秣陵至太康三年分秣陵之水北為建業後遜帝諱暉曰建康元帝南渡建
康置丹陽尹治於臺城西而丹楊太守舊治秣陵縣俗謂之小丹楊其路即今太平州取建

康之宜伏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果自小丹楊來迷失道夜行無復部分分扶聞

乃悔之朝士以京邑危逼

朝直

多遣家人入東避難

建康以吳會稽
為東難乃旦翻

左衛將軍劉超獨遷妻

孖入居宮內

孖音奴
子也

詔以卞壺都督大桁東諸軍事

壺苦本翻
讀與航同

與侍中鍾雅帥郭默趙脩

等軍及峻戰于西陵

據壺傳峻至東陵口壺與戰於陵西成帝紀作西陵

壺等大敗死傷以千數丙辰峻攻青溪柵下

壺率諸軍拒擊不能禁峻

因風縱火燒臺省及諸營寺署一時蕩盡

杜佑曰宋齊有三臺五省之號三臺蓋兩漢舊

名五省謂尚書中書門下祕書集書省也

壺背癰新愈創猶未合

良創初

力疾帥左右苦戰而死二子眇盱隨父後

亦赴敵而死其母撫尸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乎

眇之忍翻盱凶于翻夫音扶

丹楊尹羊曼勒

兵守雲龍門與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皆戰死庾亮帥衆將陳于宣陽門內

帥讀曰率陳讀

曰未及成列士衆皆棄甲走亮與弟惲條翼及郭默趙胤俱奔尋陽

依溫嶠也

將行顧謂鍾雅曰

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咎也

折而設翻榱所追翻秦曰屋椽齊魯曰桷周曰椽

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

言

復扶又翻

亮乘小船亂兵相剝掠亮左右射賊誤中施工應弦而倒

施待可翻施以正船施工一船之司命也射而亦翻

仲翻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

言射不能殺賊而反射殺施工自恨之辭也著直略翻

衆乃安

峻兵入臺城司徒導謂侍中褚翼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啓令速出翼即入上閣躬自抱帝

登太極前殿

翼所

導及光祿大夫陸曄荀崧尚書張闓共登御床擁衛帝

閨苦亥翻又音開

以劉超

爲右衛將軍

晉志文帝初置中衛及衛將軍武帝受命分爲左右衛以羊琇爲左趙序爲右

使與鍾雅褚翼侍立左右太常孔愉朝服

守宗廟

朝直

時百官奔散殿省蕭然峻兵旣入叱褚翼令下翼正立不動呵之曰蘇冠軍來

覲至尊

峻先以討沈充功進冠軍將軍故稱之冠古玩翻

軍人豈得侵逼由是峻兵不敢上殿

及太后左右侍人皆見掠奪峻兵驅役百官光祿勳王彬等皆被捶撻

捶止

令負擔登蔣山

蔣都藍翻又徒藍翻蔣山即鍾山在今上元縣東北十八里輿地志曰古曰金陵山縣名因

此又各蔣山漢末秣陵尉蔣子文討賊戰死于此吳太帝爲立廟子文祖諱鍾因改曰蔣山

余謂孫權祖亦諱裸剥士女裸曾果翻皆以壞席草草自鄣無草者坐地以土自覆哀號之聲震

動內外苦詩廉翻覆敷救翻下同號戶刀翻初姑孰既陷尚書左丞孔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

士不須戎服及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官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斤錢億萬

綰數萬匹佗物稱是言佗物與布金銀錢綰相稱也稱尺證翻峻盡費之太官惟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膳或謂

鍾雅曰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蓋草爲之計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遁逃以求

免何以爲臣丁巳峻稱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不在見赦之例以王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

居已之右祖約爲侍中太尉尚書令峻自爲驃騎將軍錄尚書事驃四妙翻許柳爲丹楊尹馬雄

爲左衛將軍祖渙爲驍騎將軍驍堅亮翻弋陽王秉詣峻稱述峻功峻復以秉爲西陽王太守錄

尚書事美降爵見上卷咸和元年美余亮翻峻遣兵攻吳國內史庾冰冰不能禦棄郡奔會稽國太守爲內史

會工外翻至浙江峻購之甚急吳鈴下卒引冰入船以遽蔭覆之吟嘯鼓柁汭流而去遽求於翻

說文曰遽篠竹席也余謂從竹者今蘆葦也柁以制翻楫謂之柁汭蘇故翻逆流曰汭每逢邏所邏所謂津要置邏卒之所邏郎佐翻輒以杖叩船曰何

處覓庾冰庾冰正在此人以爲醉不疑之冰僅免峻以侍中蔡謨爲吳國內史溫嶠聞建康

不守號慟號戶刀翻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庾亮至尋陽宣太后詔以嶠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又加徐州刺史郗鑒司空郗丑之翻嶠曰今日當以滅賊爲急未有功而先拜官將何以示

天下遂不受嶠素重亮亮雖奔敗嶠愈推奉之分兵給亮後趙大赦改元太和晉春秋云勒即帝位改元太和按勒建平元年始即帝位今從勒載記三月丙子庾太后以憂崩蘇峻南屯于湖夏四月後

資治通鑑卷九十四

趙將石堪攻宛南陽太守王國降之宛於元翻遂進攻祖約軍于淮上約將陳光起兵攻約

約左右閭秃貌類約秃吐谷翻光謂爲約而擒之約踰垣獲免光奔後趙 壬申葬明穆皇后于

武平陵 庾亮溫嶠將起兵討蘇峻而道路斷絕不知建康聲聞聞音問會南陽范汪至尋陽

言峻政令不壹貪暴縱橫橫戶孟翻滅亡已兆雖彊易弱易以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

納之亮辟汪參護軍事亮嶠互相推爲盟主嶠從弟充曰從才用翻秋作從兄今從晉書嶠傳陶征西

位重兵彊恆時爲征西大將軍都督荆湘雍梁專制上流宜共推之嶠乃遣督護王愆期詣荊州邀陶侃與之同赴

國難難乃旦侃猶以不豫顧命爲恨事見上卷答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謂內輔外禦各有局分不敢踰

越也將越也嶠屢說不能回說輸乃順侃意遣使謂之曰仁公且守漢魏以來率呼幸輔岳牧爲

即亮翻天下歸仁之義言晉之征鎮皆歸重於侃也使疏吏翻下同僕當先下使者去已二日平南參軍榮陽毛寶嶠爲平南將軍以寶爲參

軍別使還聞之還從宣翻說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之師克在和不宜異同左傳楚聞

在和不在衆也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況自爲攜貳邪宜急追信改書信即言必應俱進若不及

前信當更遣使嶠意悟即追使者改書侃果許之遣督護龔登節兵詣嶠帥讀嶠曰率嶠有衆七千

於是列上尚書以侃爲盟主與亮嶠列名陳祖約蘇峻罪狀移告征鎮灑泣登舟陶侃復追

龔登還嶠遺侃書曰夫軍有進而無退可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盟府謂侃

盟主故稱爲盟府復刻後月半大舉諸郡軍並在路次惟須仁公軍至便齊進耳仁公今召

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啓戎行

行戶剛翻詩元戎不敢有辭僕與仁公如首尾相衛唇齒相依也恐或者不達高旨將謂仁

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頃之顧綢繆往

來情深義重綢繆綿綿也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眾見救況社稷之難乎今日之憂豈惟

僕一州文武莫不翹企言翹首企足以望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此謂江州

荆楚西逼彊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仁公進當為

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功退當以慈父之情雪愛子之痛謂侃子瞻今約峻凶逆無道痛感

天地人心齊壹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苟復召兵還是為敗於幾成也復扶又

希願願深察所陳王愆期謂侃曰蘇峻豺狼也如得遂志四海雖廣公寧有容足之地乎侃深

感悟即戎服登舟瞻喪至不臨臨力晝夜兼道而進郗鑒在廣陵城孤糧少逼近胡寇近其

人無固志得詔書即流涕誓眾入赴國難將士爭奮難乃旦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溫

嶠曰或聞賊欲挾天子東入會稽當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間古覓

管然然後清野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既斷糧運自絕必自潰矣嶠深以為

然晉都建康糧運皆仰三吳故欲先斷東五月陶侃率眾至尋陽議者咸謂侃欲誅庾亮以

謝天下亮甚懼用溫嶠計詣侃拜謝侃驚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陶侃字亮引咎自

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曰君侯脩石頭以擬老子見上卷咸今日反見求邪即與之談宴

終日遂與亮嶠同趣建康趣七戎卒四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遠近蘇峻聞西方

兵起用參軍賈寧計自姑孰還據石頭分兵以拒侃等乙未峻逼遷帝於石頭司徒導固爭

不從帝哀泣升車宮中慟哭時天大雨道路泥濘澤乃定劉超鍾雅步侍左右峻給馬不肯

乘而悲哀慷慨峻聞而惡之然未敢殺也惡鳥以其親信許方等補司馬督殿中監外託宿

衛內實防禦超等峻以倉屋爲帝宮日來帝前肆醜言劉超鍾雅與右光祿大夫荀崧金紫

光祿大夫華恒左右光祿大夫金章紫綬光祿大夫銀章青綬加金尚書荀邃侍中丁潭侍

從不離帝側從才用翻離力智翻時饑饉米貴峻問遣超一無所受繆繆朝遺于季翻繆繆朝又

反覆不相離也孔穎達曰繆繆牢固相著之意左傳曰繆繆從公母通內外臣節愈恭雖居幽厄之中超猶啓帝授孝經論語峻

使左光祿大夫陸暕留守留臺逼迫居民盡聚之後苑使匡術守苑城尚書左丞孔坦奔陶侃

侃以爲長史初蘇峻遣尚書張閭權督東軍司徒導密令以太后詔諭三吳吏士漢置吳郡

置吳興郡晉又分吳興丹楊置義興郡是爲三吳鄞道元曰世謂吳郡吳興會稽爲三吳杜佑曰晉宋之間以吳郡吳興丹楊爲三吳使起義兵救天子會稽

內史王舒以庾冰行奮武將軍使將兵一萬西渡浙江將即亮於是吳興太守虞潭吳國內

史蔡謨前義興太守顧衆等皆舉兵應之潭母孫氏謂潭曰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爲累

累力盡遣其家僮從軍鬻其環珮以爲軍資謨以庾冰當還舊任即去郡以讓冰蘇峻聞東

方兵起遣其將管商張健引徽等拒之虞潭等與戰互有勝負未能得前陶侃溫嶠軍于茹

子浦嶠以南兵習水蘇峻兵便步南兵謂侃嶠之兵令將士有上岸者死上時會峻送米萬

斛饋祖約約遣司馬栢撫等迎之毛寶帥千人爲嶠前鋒帥讀曰告其衆曰兵渡軍令有所

不從豈可視賊可擊不上岸擊之邪乃擅往襲撫悉獲其米斬獲萬計約由是飢乏嶠表寶

爲廬江太守陶侃表王舒監浙東軍事虞潭監浙西軍事監工衙翻郗鑒都督揚州八郡諸軍事

令舒潭皆受鑒節度鑒帥衆渡江與侃等會于茄子浦類篇茄子求加翻菜名子可食茄葉似高蓼葉而青子熟於夏秋之間大如

秤鍾有紫色者有白色者及其熟也色正黃雍州刺史魏該亦以兵會之雍於用翻丙辰侃等舟

師直指石頭至于蔡洲侃屯查浦蔡洲在石頭西岸查浦在大江南岸直秦淮口嶠屯沙門浦峻登烽火樓望見士

衆之盛有懼色謂左右曰吾本知溫嶠能得衆也更亮遣督護王彰擊峻黨張曜反爲所敗

亮送節傳以謝侃敗補邁翻侃答曰古人三敗謂魯將曹沫也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爾言不

數如此數亮司馬陳郡殷融詣侃謝曰將軍爲此非融等所裁王彰至曰彰自爲之將軍不

知也侃曰昔殷融爲君子王彰爲小人今王彰爲君子殷融爲小人宣城內史桓彝聞京城

不守慷慨流涕進屯涇縣彝自廣德進屯涇縣時州郡多遣使降蘇峻使疏吏翻裨惠復勸彝且與

通使以紓交至之禍紓緩也交至之禍言州郡多降峻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

恥與逆臣通問焉於虔翻如其不濟此則命也彝遣將軍俞縱守蘭石蘭石在涇縣東北峻遣其衆韓晃

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相侯厚恩當以死報吾之不可負相侯猶相侯之不

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進軍攻彝六月城陷執彝殺之諸軍初至石頭即欲決戰陶侃曰賊

衆方盛難與爭鋒當以歲月智計破之既而屢戰無功監軍部將李根請築白石壘是時同盟諸將

無監軍事者竊意李根蓋郗鑒軍部將也前史既逸郗字後人遂改鑒爲監白石壘在石頭東北峻極險固杜佑曰白石里在臺城西宋武帝大明四年爲蠶所置大殿於此侃從

之夜築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聞峻軍擊鼓嚴隊之聲諸將咸懼其來攻孔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

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來所以嚴者必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

東矣已而果然倭使更亮以二千人守白石峻帥步騎萬餘四面攻之不克帥讀日率王舒虞潭

等數與峻兵戰不利數所角翻孔坦曰本不須召郝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

言雖遣還之晚猶勝不遣還也倭乃令鑒與後將軍郭默還據京口立大業曲阿凌亭三壘以分峻之兵勢

曲阿秦雲陽縣也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晉屬毗陵郡大業里名在曲阿北丁度曰凌亭在吳興凌丑升翻裴松之曰凌據陵翻使郭默守大業壬辰魏

該卒祖約遣祖渙桓撫襲淦口淦口在尋陽今江州德化縣西一里有淦浦陶侃聞之將自擊之毛寶曰義軍恃

公公不可動賢請討之侃從之渙撫過皖因攻譙國內史桓宣宣時屯皖縣馬頭山皖戶版翻寶往救之爲

渙撫所敗敗補邁翻箭貫寶髀徹鞍徹救列翻寶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鞞鞞許還翻擊渙撫破走之宣

乃得出歸于溫嶠寶進攻祖約軍于東關拔合肥戍會嶠召之復歸石頭祖約諸將陰與後

趙通謀許爲內應後趙將石聰石堪引兵濟淮攻壽春秋七月約衆潰奔歷陽聰等虜壽春

二萬餘戶而歸後趙中山公虎帥衆四萬自軹關西入擊趙河東軹關在河內軹縣帥讀曰率應之者

五十餘縣遂進攻蒲阪趙主曜遣河間王述發氐羌之衆屯秦州以備張駿揚難敵自將中

外精銳水陸諸軍以救蒲阪自衛關北濟晉書地理志汲郡汲縣有衛關虎懼引退曜追之八月及於高候

杜佑曰今絳州聞喜縣北有高候原與虎戰大破之斬石瞻枕尸二百餘里枕職鵠翻收其資仗億計虎犇朝歌杜

曰衛州衛縣漢朝歌縣紂都朝歌在今縣西曜濟自大陽大陽屬河東郡應劭曰在大河之陽故曰大陽唐志陝州陝縣有大陽故關春秋之茅津也攻石生

于金墉決千金塢以灌之塢烏分遣諸將攻汲郡河內後趙榮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

等皆降之野王縣自漢以來屬河內郡襄國大震張駿治兵欲乘虛襲長安理曹郎中索

詢諫曰理曹郎中張氏所置劉曜雖東征其子脩守長安未易輕也易以破蘇峻腹心路求匡術

彼若釋東方之圖還與我校禍難之期未可量也難乃旦翻駿乃止蘇峻腹心路求匡術

賈寧聞祖約敗恐事不濟勸峻盡誅司徒導等諸大臣更樹腹心更工衡翻峻雅敬導不許求等

更貳於峻貳者其心導便參軍袁耽潛誘求使歸順誘音西九月戊申導攜二子與求皆奔白

石耽渙之曾孫也表洩事陶侃溫嶠等與蘇峻久相持不決峻分遣諸將東西攻掠所嚮多

捷人情恟懼恟音許朝士之奔西軍者皆曰峻狡黠有膽決其徒驍勇所向無敵朝直遙翻

若天討有罪則峻終滅亡止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溫嶠怒曰諸君怯懦乃更譽賊譽羊

之也稱揚及累戰不勝嶠亦憚之嶠軍食盡貸於陶侃貸他代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良將及

兵食惟欲得老僕為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荊州接胡蜀二虜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復

又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策徐來珍賊不為晚也嶠曰凡師克在和古之善教也光武之濟昆

陽見三十九卷漢淮曹公之拔官渡見六十三卷漢以寡敵眾杖義故也峻約小豎凶逆滔

天何憂不滅峻驟勝而驕自謂無前今挑之戰挑徒可一鼓而擒也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

退之計乎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四海臣子肝腦塗地之日嶠等與公並受國恩事若克

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耳今之事執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

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溫嶠辭嚴義正所以能留陶侃

實言於嶠曰下官能留陶公乃往說侃曰說輸公本應鎮蕪湖爲南北勢援前旣已下勢不

可還且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弢

非不彊盛公竟滅之見八十九卷愍帝建興三年攷士刀翻何至於峻獨不可破邪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

試與寶兵使上岸斷賊資糧上時掌翻若寶不立効然後公去人心不恨矣侃然之加寶督

護而遣之竟陵太守李陽說侃曰惠帝元康九年分江夏西界立竟陵郡今大事若不濟公雖有粟安得而食

諸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毛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句容湖孰二縣屬丹楊郡峻軍乏食侃遂留不

去張健韓晃等急攻大業壘中乏水人飲糞汁郭默懼潛突圍出外留兵守之郗鑒在京口

軍士聞之皆失色參軍曹納曰大業京口之扞蔽也一旦不守則賊兵徑至不可當也請還

廣陵以俟後舉鑒大會僚佐責納曰吾受先帝顧託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報塞復扶又翻塞悉

則今彊寇在近衆心危逼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長丁丈翻當何以帥先義衆鎮壹三軍

邪帥讀曰將斬之乃得釋陶侃將救大業長史殷羨曰吾兵不習步戰救大業而不捷則

大事去矣不如急攻石頭則大業自解謂急攻蘇峻健晃必還救之大業之兵自解侃從之羨融之兄也庚午侃

督水軍向石頭庾亮溫嶠趙脩帥步兵兵萬人從白石南上欲挑戰峻將八千人逆戰上時掌

了翻將即亮翻下同遣其子碩及其將匡孝分兵先薄趙脩軍敗之薄迫也敗峻方勞其將士勞力乘

醉望見脩走曰孝能破賊我更不如邪因舍其衆舍讀與拾讀與數騎北下突陳不得入陳讀將回

此力武談需要完整PDF清方可www.ertongbo

趨白木陂馬躋

躋陵東趨七喻翻也白木陂在東

倨部將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峻墜焉斬首轡

割之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餘衆大潰

如溫嶠之言

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爲主閉城

自守

任音

溫嶠乃立行臺布告遠近凡故吏二千石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韓晃聞

峻死引兵趣石頭管商引徽攻慶亭壘督護李閔輕車長史滕含擊破之

輕車長史輕車將軍長史也

含

脩之孫也商走詣庾亮降

降戶

餘衆皆歸張健冬十一月後趙王勒欲自將救洛陽

僚佐程遐等固諫曰劉曜懸軍千里勢不支久

江翻

大王不宜親動動無萬全勒大怒按劍叱遐

等出乃赦徐光

光被囚見上

召而謂之曰劉曜乘一戰之勝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

不可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也若洛陽

不守曜必送死冀州

後趙都襄國冀州之地

自河已北席卷而來

卿以爲何如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勢不能進

卷讀曰

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爲可知也以大王

威略臨之彼必望旗奔敗乎定天下在今一舉不可失也勒笑曰光言是也乃使内外戒嚴

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統見衆會滎陽

見賢

中山公虎進據石門

誼漢靈帝於敷城西北壘石爲門以遏浚儀渠口謂之石門而滎濱受河水亦有石門

勒自統步騎四萬趣金墉濟自大塢

塗出延津以河冰泮爲神靈之助號是處爲靈昌津騎奇寄翻趣七喻翻塢烏葛翻

勒謂徐光曰曜盛兵成臯關上策也阻洛水其次

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十二月乙亥後趙諸軍集于成臯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勒見趙無

守兵大喜舉手指天復加額曰天也

復扶

又翻卷甲銜枚詭道兼行出于鞏讐之間

鞏縣屬河南左傳單子取

晉杜預曰在郡有東晉城鞏縣西南趙主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卒左右或諫曜怒以為

妖言斬之變甲義翻又必計翻妖於驕翻聞勒已濟河始議增榮陽戍杜黃馬關據水經黃馬坂在成臯縣河水逕其北謂之黃馬關

俄而洛水候者與後趙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大胡自來邪其衆幾何羯曰王自來軍勢

甚盛謂居曜色變使攝金墉之圍也陳于洛西陳讀曰陣下揮陳同衆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望見

益喜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勒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帥讀日率已卯中山公虎引步卒三萬自

城北而西攻趙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趙前鋒大戰于西陽門西陽門即洛城宣陽門也城西面南頭第一門或曰西陽門即第二門西明門也

而嗜酒少詩末年尤甚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踣頓踣足蹇曲不能伸也頓首低下不能舉也踣音局乃乘

小馬比出復飲酒斗餘比必寐翻復又翻下同至西陽門揮陳就平石堪因而乘之趙兵大潰曜昏醉

退走馬陷石渠墜于冰上被瘡十餘通中者三仲竹為堪所執勒遂大破趙兵斬首五萬餘

級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敕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曜見勒曰石王

頗憶重門之盟否據水經註重門城在河內共縣故城西北二十里此盟當在懷帝永嘉四年同圍河內之時重直龍翻勒使徐光謂之曰今

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邪復扶又翻乙酉勒班師使征東將軍石邃將兵衛送曜邃虎之子也

曜瘡其載以馬輿使醫李永與同載已亥至襄國舍曜於求豐小城給其妓妾嚴兵圍守渠

遣劉岳劉震等從男女盛服以見之岳被禽見上卷曜曰吾謂卿等久為灰土石王仁厚

乃全宥至今邪我殺石佗見上卷太寧三年愧之多矣今日之禍自其分耳分扶問留宴終日而去勒

乃全宥至今邪我殺石佗見上卷太寧三年愧之多矣今日之禍自其分耳分扶問留宴終日而去勒

使曜與其太子熙書諭令速降

降戶江翻

曜但救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見而

惡之

惡鳥路翻

久之乃殺曜

是歲成漢獻王驤卒

成封李驤為漢王驤思將翻

其子征東將軍壽以喪還成

都成主雄以李珣為征北將軍梁州刺史代壽屯晉壽

珣阮古翻

四年春正月光陸大夫陸暉及弟尚書左僕射玩說臣術以苑城附于西軍

說輸內翻

百官皆赴

之推暉督宮城軍事陶侃命毛寶守南城鄧岳守西城

苑城之南西城也

右衛將軍劉超侍中鍾雅

與建康令管旆等謀奉帝出赴西軍事洙蘇逸使其將平原任讓將兵入宮收超雅

將即亮翻任音

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奪而殺之初讓少無行太常華恒為本州大中正

華恒平原

高唐人少詩照翻行下孟翻華戶化翻恒戶登翻

黜其品及讓為蘇峻將乘勢多所誅殺見恒輒恭敬不敢縱暴及

鍾劉之死蘇逸欲并殺恒讓盡心救衛恒乃得免

冠軍將軍趙胤遣部將甘苗擊祖約于

歷陽戊辰約夜帥左右數百人奔後趙

為後石勒殺祖約張本

冠

其將牽騰率眾出降

降戶江翻

下同

蘇逸蘇碩韓晃并力攻臺城焚太極東堂及祕閣毛寶登城射殺數十人

射而

是謂寶

曰君名勇果何不出關寶曰君名健將

將即亮翻

何不入關是笑而退趙太子熙聞趙主曜被

擒大懼

被皮義翻

與南陽王脩謀西保秦州尚書胡勲曰今雖喪君境土尚完將士不叛且當并

力拒之力不能拒走未晚也脩怒以為沮眾斬之遂帥百官奔上邽

以劉脩之才武不能守長安以抗石勒劉曜既

禽脩膽破矣喪息浪翻沮在呂翻

諸征鎮亦皆棄所守從之關中大亂將軍蔣英辛怒擁眾數十萬據長安

遣使降于後趙後趙遣石生帥洛陽之眾赴之

二月丙戌諸軍攻石頭建威長史滕含擊

蘇逸大破之

滕舍自輕車長史進建威將軍長史

蘇碩帥驍勇數百渡淮而戰淮秦淮也溫嶠擊斬之韓晃等

懼以其衆就張健於曲阿門隘不得出更相蹈藉更工衛翻藉慈夜翻死者萬數西軍獲蘇逸斬之滕

含部將曹據抱帝奔溫嶠船羣臣見帝頓首號泣請罪殺西陽王羨并其二子播充孫松及

彭城王雄

羨附蘇峻見上咸和三年雄奔峻見上卷二年

陶侃與任讓有舊爲請其死爲于帝曰是殺吾侍中右衛

者不可赦也乃殺之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

導自討王敦時假節其自石頭出奔也棄之

陶侃笑曰蘇武節似

不如是導有慙色

導爲侃所識自愧其失節

丁亥大赦張健疑引徽等貳於已皆殺之帥舟師自延陵將

入吳興

毗陵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分屬吳郡晉分屬毗陵郡師古曰毗陵舊延陵漢敗之

宋白曰延陵縣本漢曲阿縣地晉太康二年分曲阿之延陵鄉置帥讀曰率

乙未揚烈將軍王允之與戰大破之獲男女萬餘口

健復與韓晃馬雄等西趨故鄣

故鄣縣漢屬丹陽郡吳分吳郡丹楊置吳興郡故鄣屬焉其地本秦鄣郡所治故曰故鄣今湖州安吉縣故鄣之南鄉也

今廣德軍漢故鄣縣之地杜佑曰湖州長城縣西入十里鄣郡故城即秦鄣郡縣城也復扶又翻趨七喻翻

郗鑒遣參軍李閔追之及於平陵山

皆斬之

蘇峻傳作巖山據帝紀平陵山當在溧陽界沈約曰吳分溧陽爲永平縣晉武帝更名永世董覽吳地志云晉分永世爲平陵縣宋文帝元嘉九年併入永世溧陽二縣

是時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爲宮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會工二論紛紜未決

司徒導曰孫仲謀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

見六十六卷漢獻帝建安十七年

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

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彫弊若農事不修則樂土爲墟矣

樂音洛

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伺相一

且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

望者見於外者也實者有諸中者也

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

不復徙都以褚翼爲丹楊尹

復扶又翻翼所甲翻

時兵火之後民物彫殘翼收集散亡京邑遂安 壬

寅以湘州并荊州

分湘州見八十六卷懷帝永嘉元年

三月壬子論平蘇峻功以陶侃為侍中太尉封長沙

郡公加都督交廣寧州諸軍事

侃先督荆襄雍梁四州今加都督三州

郗鑒為侍中司空南昌縣人溫嶠為驃

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始安郡公

晉制驃騎將軍位從公驃匹妙駟

陸晔進爵江陵公自餘賜

爵侯伯子男者甚眾下壺及二子眇肝栢彝劉超鍾雅羊曼陶瞻皆加贈謚路永匡術賈寧

皆蘇峻之黨也峻未敗永等去峻歸朝廷王導欲賞以官爵溫嶠曰永等皆峻之腹心首為

亂階罪莫大焉晚雖改悟未足以贖前罪得全首領為幸多矣豈可復褒寵之哉

復扶又導

乃止陶侃以江陵偏遠移鎮巴陵

江陵偏在江北又遠建康武帝太康元年立巴陵縣屬長沙郡後置建昌郡水經註曰湘水北至巴丘山入于江右

岸有巴陵故城本吳之巴丘邱閣也巴丘山一名天岳山一名幕阜前有培塿曰巴蛇冢朝議欲留溫嶠輔政

朝直選

嶠以王導先帝所

任固辭還藩又以京邑荒殘資用不給乃留資蓄具器用而後旋于武昌帝之出石頭也庾

亮見帝稽顙哽咽

稽音啓哽古杏翻

詔亮與大臣俱升御座明日亮復泣首謝罪

復扶又

乞骸骨欲

闔門投竄山海帝遣尚書侍中手詔慰喻曰此社稷之難

難乃

非舅之責也亮上疏自陳祖

約蘇峻縱肆凶逆罪由臣發

事見上卷元年

寸斬屠戮不足以謝七廟之靈塞四海之責

塞悉則翻朝廷

復何理齒臣於人次臣亦何顏自次於人理願陛下雖垂寬宥全其首領猶宜棄之任其自

存自沒則天下粗知勸戒之綱矣

粗坐五翻

優詔不許亮又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

武帝太康二年分毗

陵無錫立暨陽縣屬毗陵郡其地在今平江府常熟縣界杜佑曰江陰晉日暨陽按暨陽今江陰軍地秦漢為暨陽鄉晉置暨陽縣城更有暨陽湖詔有司錄奪舟船

錄拘也

亮乃求外鎮自效出為都督豫州楊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

豫州楊州之江西淮南廬江弋陽安豐歷陽等

郡也宣城豫州刺史領宣城內史鎮蕪湖陶侃溫嶠之討蘇峻也移檄征鎮使各引兵入援

湘州刺史益陽侯卞敦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遣督護將數百人隨大軍而已朝野莫不怪

歎不料其如此而乃如此故怪之又念其及峻平陶侃奏敦沮軍顧望不赴國難請檻車收

付廷尉勒王之師侃爲盟主湘州又侃所督也故侃奏收敦沮在呂翻難乃旦翻王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轉敦安南將軍廣

州刺史病不赴徵爲光祿大夫領少府敦憂愧而卒少詩照翻追贈本官加散騎常侍謚曰

敬謚法夙夜警戒曰敬合善典臣光曰庾亮以外戚輔政首發禍機國破君危竄身苟免

卞敦位列方鎮兵糧俱足朝廷顛覆坐觀勝負人臣之罪孰大於此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

寵祿報之晉室無政亦可知矣任是責者豈非王導乎徙高密王紘爲彭城王紘雄之弟

也夏四月乙未始安忠武公溫嶠卒葬於豫章朝廷欲爲之造大墓於元明二帝陵之北

爲于太尉侃上表曰嶠忠誠著於聖世勲義感於人神使亡而有知豈樂今日勞費之事樂

願陛下慈恩停其移葬詔從之以平南軍司劉省爲江州刺史嶠軍司陶侃郗鑒皆言

省非方伯才司徒導不從或謂導子悅曰今大難之後難乃紀綱弛頓自江陵至于建康二

千餘里流民萬計布在江州江州國之南藩要害之地而省以怙侈之性卧而對之怙奢也

又音大不有外變必有內患矣悅曰此溫平南之意也溫嶠爲平南將軍秋八月趙南陽王省帥衆

數萬自上邽趣長安帥讀曰率趣七喻翻隴東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戎夏皆起兵應之

魏收地形志有隴東郡領涇陽祖厲撫夷三縣蓋後趙分安定置也應劭曰沮音置師古曰厲音賴夏戶雅翻省軍于仲橋鄭國渠逕仲山渠上有橋謂之仲橋在九棧山